

序

舒 乙

王晓琴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室的一名副教授，她从事老舍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她的课叫“老舍研究”，是一门选修课，开设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

这门课是首都师大中文系受欢迎的课程之一，选修的学生人数相当多，而且连年如此。

她的教学内容里有许多是她的研究心得，集少成多，便有了这个集子。

这是很典型的一例，叫做教学和研究的相结合。

她的路，实际上，是大学教学的常规，过去在那些有光荣传统的著名高等学府里并不罕见；然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学的个性被打磨得普遍失去了棱角。恢复充满了个人色彩的讲课便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王晓琴的路正是延续优秀传统的一种有价值的探索，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结合个人研究成果的讲课，这是高等学府中最有水平最受欢迎也是难度最大的讲课，它们最鲜活，最生动，而且能给学生以启迪。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方法，给他们示范，告诉他们路应该怎么走。

王晓琴是中国老舍研究队伍中活跃的一员，她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老舍研究活动，发表过不少老舍研究论文，颇有新意，受到与会学者的普遍欢迎和关注。我记得，有许多次会上，她主动提出来，要交流一下老舍文学的教学活动，她的建议被愉快地采纳了。

可见，老舍文学教学已经成为老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可以组成一个专门的小分支，他们的一些心得的确需要不定期地交流一下。

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网。

这张特别的网的美丽的一角便是王晓琴的这本书。

目 录

序	舒 乙
绪言：中国 20 世纪伟大的“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	(1)
一、“我真爱北平”	(10)
——老舍的北京情结	
二、“负起两个十字架”	(25)
——老舍与基督教	
三、“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	(34)
——老舍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四、“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	(47)
——老舍与中西文化	
五、忧国与忧人	(57)
——老舍的忧患意识	
六、从“无党派”到“歌德派”	(81)
——老舍与中国共产党	
七、“人类社会的自觉”	(90)
——老舍的小说观	
八、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	(97)
——老舍小说人物体系	
九、国民灵魂与人生模式	(105)
——阿 Q 与祥子	
十、“表现人生的真实”	(128)
——老舍的戏剧观	
十一、“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136)
——老舍话剧发展轨迹	

十二、古老文明的历史积淀·····	(157)
——老舍话剧的北京民俗美	
十三、“不因沿才有活气”·····	(176)
——老舍对歌剧的新探索	
十四、笑：生命的交响·····	(182)
——老舍幽默小品的审美特征	
十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	(190)
——老舍与中国现代幽默思潮	
十六、“笑永远是自觉的”·····	(208)
——老舍的幽默风格	
十七、“把白话真正的香味烧出来”·····	(221)
——老舍的语言艺术	
十八、“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231)
——老舍的“京味儿”	
十九、从对峙到互补·····	(238)
——台湾老舍研究之特点及趋势	
二十、老舍研究的新视野·····	(247)
——评《老舍与北京文化》	
二十一、知人论世话年谱·····	(251)
——评国内出版的三部老舍年谱	
二十二、“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	(256)
——评《老舍年谱》与《老舍资料考释》	
结语：老舍与21世纪·····	(260)
附录：老舍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0—1998）·····	(263)
后记·····	(287)

绪言：

中国 20 世纪伟大的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部人的觉醒史，也是一部民族的崛起史。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古老帝国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型，从闭关锁国向开放改革的巨变。老舍正是在这社会大动荡、大阵痛过程中，成为中国 20 世纪的文学巨擘。他以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拥有众多的读者，崇高的荣誉。在国内曾被推崇为“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并将“永垂不朽”^①，且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在世界他的作品早已成为风靡欧美的畅销书，还曾“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②。但他生前，却自称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并说：“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③

（一）

20 世纪是中国“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精神”^④的时代。老舍虽自称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却高站时代巅峰，具有阔放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早在学生时代即获“大气包举”的“大将”的美誉。^⑤

他挚爱祖国，从救亡图存出发，认为中国必须“关切到我们世界”，要“开拓我们的思想，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需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人”^⑥。于是，他以开放的精神和雄伟的气魄，接纳百川，兼容

并蓄。

老舍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自豪地宣称：“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即使吃惯洋饭的鬼奴，声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明得多，可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⑦他热爱中国的民族艺术，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把生命的根须深植于广袤的黄土地，系统研读古典诗文小说，“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散文是学桐城派”^⑧，经常出入梨园茶肆，与中国传统戏曲、民间说唱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故尔他成为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多面手，对于传统的诗词歌赋，戏曲曲艺，几乎无一不晓，无一不精，“并未枯亡中国的民族性”^⑨。

同时，老舍又反对闭关锁国，抱残守缺，主张中国必须面向世界，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⑩。他抱着“今人之思想，必取全人类之最良者，不能夸示家传秘方，敝帚千金”^⑪的态度，广泛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之精华，借他山之石，攻我手中之玉。他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针砭中国封建恶习陋俗，警示国人：“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⑫。他又把艺术的根须贯通于世界文学的沃土中，从中获得美感与启悟，“慢慢地把固有的与外来的东西细细揉弄，揉成个圆圆的珠子来”^⑬，可谓“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⑭。

正由于老舍能“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出新机”，又“采取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⑮，自然，他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⑯，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的审美特征，放射出超越时代、民族的光彩。

可以说，老舍不啻为 20 世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文化巨人，“别立新宗”的中国文坛大将。

(二)

20 世纪又是中国充满内忧外患，把文学也当成疗救社会“药方”的时代。老舍自响应“五四”召唤，登上文坛，自居为“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后，不仅显示出“大气包举”的“大将”的胆略识见，而且在 4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日夜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上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①，为探寻救治中国的自立之本、自强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公认的“作家劳动模范”。他在若干重要方面，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成长做出突出建树，丰富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库，“其中，有的是别人难以比拟或者无法替代的，有的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②。

其一，中国 20 世纪市民社会最杰出的表现者和批判者。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市民生活题材较少有人涉足，新文学作品也难以打入到市民阶层中去。自老舍始，20 世纪中国市民社会，特别是北京市民社会，被全面引入新文学创作领域，使新文学的艺术天地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也为新文学争得了市民读者，大大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老舍从熟悉的生活出发，以热烈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对中国 20 世纪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作了全景式观照。他在创作中，透过文化视角，生动展现了“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品质”所“规定”与“制约”着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生存状态，深刻反映出“乡土”中国市民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人物的思想、心态和命运。其笔下市民人物之丰富，性格之鲜明，灵魂之深邃，是 20 世纪中国任何一位作家都望尘莫及的。他在创作中，还精心描绘了中国市民社会从清末到民初的各种民俗惯制、世态人情，其笔墨之细腻，场面之宏大，色彩之绚烂，也是 20 世纪中国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比肩的。他的作品堪称中国 20

世纪市民社会的百科全书。

不过，老舍又不仅仅是个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为探寻救国之路，他的艺术视野又远远超越市民社会。他只是以此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索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面貌，从而达到对于民族灵魂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艺术概括，达到对于时代本质、历史规律的准确形象的揭示。所以，他又在对市民社会灰色生活的勾画中，对中国 20 世纪的市民相和民族性作了最清醒、最冷峻的批判。

毋庸置疑，老舍作为中国 20 世纪市民社会最杰出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他所建造的五光十色的市民社会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特殊的独创的世界”，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国民灵魂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宝贵的镜与灯。

其二，中国 20 世纪白话长篇小说的开拓者。

1926 年，老舍以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正式登上文坛时，中国新文学已步入繁荣期。短篇小说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标志，新诗创作以郭沫若的《女神》为标志，现代散文以周氏兄弟、朱自清、冰心的作品为标志，都获得“成功”，在思想与艺术上走向成熟。唯独长篇小说和多幕话剧尚属凤毛麟角。时代呼唤着新文学长篇巨制的产生。

当时，老舍初出茅庐，即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中国白话长篇小说的荒原上，连续结出繁茂的果实。没有长篇巨制的民族的文学是形态不完全的文学。文体形式的创造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建构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说，老舍对中国 20 世纪白话长篇小说的创建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以后，老舍在这一领域，勤奋耕耘，不断超越自我，终于创作出了《骆驼祥子》这样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作”^⑩，《四世同堂》这样的宏伟的“大纪念碑式的作品”^⑪，成为中国 20 世纪白话长篇小说的开拓者和高峰。

其三，中国 20 世纪话剧的探索者。

尽管话剧源于欧洲，20 世纪初才伴随欧风美雨舶来中国，尽管老舍多次声明：“对于话剧的一切，我都外行”^①，直至抗战时期，才“应人民之声”^②，为宣传抗战而涉足话剧创作。但由于他肯于借鉴，善于学习，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终后来居上，在中国 20 世纪话剧舞台上异军突起，自成一家。

他以一个蜚声文坛的小说家“半路出家”写话剧，深知自己长于写人，短于组织戏剧冲突，就扬长避短，走自己的路。他虚心求教，但“不跟着别人跑”^③，“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④。在话剧创作中，他勇开新路，以人带戏，随人赋形，形成纵横捭阖，形散而神不散的图卷戏风格。具体来讲，就是以人物为经线，以生活横断面为纬线，纵横交错，经纬相织，构成社会生活的立体图。这种结构形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封闭式结构话剧，也不同于现代的人物画廊式结构话剧，可谓不落窠臼，另辟蹊径。

因此，老舍的剧作令人耳目一新，备受观众青睐，大都能在舞台上引起轰动效应。特别是《茶馆》，更激发起戏剧艺术家和海内外观众的持久不衰的热情，在国内被赞为“黄钟绝响”^⑤，在世界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⑥，从而“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⑦，为中国话剧史翻开了辉煌的一页。所以，他又是中国 20 世纪话剧的探索者和高峰。

其四，中国 20 世纪“京味”文学的宗师。

老舍毕生致力于文学艺术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他在中西文化的双重汲取中，以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无尽乡情熔铸成独具风韵的“北京味儿”，即“京味”文学，被誉为京味文学奠基人，“文章一代宗师”^⑧。

众所周知，老舍怀着对北京的深爱，灵活运用优美纯熟的北京口语，即崩响溜脆的京片子，以北京式的幽默俏皮，既浓墨重彩地渲染北京古都的外在风貌：一年四季的自然风光，年代悠久的人文景观，市井巷里的世态人情等；又精确生动地勾画北京人

的内隐特征：传统的文化积淀，散淡的精神气质，自足的文化心态等。他笔下的北京，宛如气势恢宏流光溢彩的“清明上河图”，显示出独特的风韵魅力，氛围情调。而由于北京在中国在世界的特殊地位，自然就使作品中的浓郁的“北京味儿”，化成了最有吸引力的东方情调、民族色彩，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人们从老舍的作品中，不仅能看到“真实的中国社会，真实的中国人和人的真实内心世界”^②，而且能感受到有如“真正的乐曲”^③般的地道的北京语言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开创的现代“京味”风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当前的文学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大陆一批活跃文坛的作家，如苏叔阳、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自觉师从老舍，致力于京味文学创作，而且海外一些著名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林海音等，也不隐晦对老舍的仰慕，从他们的作品中，亦可以感受到老舍的惠泽。这充分显示了由老舍所开创的京味文学的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其五，中国 20 世纪幽默文学的大师。

幽默乃英文 Humour 的音译，属喜剧美学，笑的艺术。20 世纪初，Humour 伴随欧风美雨进入国门，并于 1924 年经林语堂正式音译定名为“幽默”，加以提倡。但由于“‘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④，文坛上应者寥寥，更少取得成功。

而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铸就了老舍“软而硬的性格”^⑤和“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使他以现代理性洞察世态，“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⑥。他 20 年代初登文坛，即以幽默风格引人注目，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创作大量闪烁着幽默光辉的优秀作品。他的幽默，是“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用严肃的态度”^⑦。因而在他的笑中，寓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正因为如此，幽默成为他创作的特有的情趣与诗意，既给

人以愉悦与美感，又给人以感悟与启迪，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青睐。老舍亦作为别人难以企及的幽默大师，把中国 20 世纪的幽默文学推向了高峰。正如曹禺所指出的：“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先生也可以与之媲美的”^⑤。在当今改革开放，安定祥和的中国，幽默大有风行一时之概，亦可从中令人感受到老舍幽默的流韵风采。

总而言之，老舍不愧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骁将，人民艺术家。他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功勋卓著，是中国 20 世纪的伟大的“文艺界尽责的小卒”。斯人虽逝，业绩永存。诚如郁达夫所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⑥。如果说，在老舍生前，未能充分认识他的伟大，“不知拥护、爱戴、崇仰”、保护他，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的话，那么在他身后，在他以自己的生命画出巨大的惊叹号后，如果还不能认识他，珍惜他，那将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当此 20 世纪末，老舍百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沿着他走过的足迹，结合较完善或新发现的文本、史料，采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他展开全方位的审视和观照吧。

注释：

- ① 邵力子、张道藩、郭沫若、沈雁冰等 29 人：《老舍先生创作生活 20 周年纪念缘起》，载《新蜀报》1944 年 4 月 17 日。
- ② 舒乙：《父亲的最后两天》，见《老舍之死》，70 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 ③④ 老舍：《入会誓词》，载《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9）。
- ④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 年第 2 卷（6）。
- ⑤ 郎长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载《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 4 期。
- ⑥ 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见《老舍文集》，第 15 卷，478 页，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0。

- ⑦⑩ 老舍：《大地龙蛇·序》，见《老舍文集》，第10卷，288页，2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⑧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见《老舍文集》，第16卷，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⑨⑭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见《鲁迅全集》，第3卷，5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⑪ 老舍：《文学遗产怎样接受》，见《老舍研究资料》（上），48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 ⑫ 老舍：《东方学院》，见《老舍文集》，第14卷，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⑬ 老舍：《观画偶感》，见《老舍文集》，第15卷，517页，5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⑮ 鲁迅：《〈木刻纪程〉小引》，见《鲁迅全集》，第6卷，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⑯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⑰ 樊骏：《认识老舍》（上），《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 ⑱ 舒济：《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见《老舍研究资料》（下），102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 ㉑ 《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20年》，《新华日报》1947年4月17日。
- ㉒ 老舍：《写给导演者》，见《老舍的话剧艺术》，9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
- ㉓ 老舍：《老舍剧作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㉔ 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见《老舍文集》，第15卷，2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㉕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见《老舍文集》，第16卷，4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㉖ 转引自《北京青年报》，1992年7月21日。
- ㉗ 乌韦·克劳特：《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 ㉘ 曹禺：《老舍的话剧艺术·序》，见《老舍的话剧艺术》，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
- ㉙ 郭沫若：《民国33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周年》，见《老舍研究资料》

(上), 245 页,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 ② 转引自《文艺报》，1986 年，第 29 期。
- ③ 保尔·巴迪：《北京居民·序》，载《读书》，1984（5）。
- ④ 鲁迅：《从讽刺到幽默》，见《鲁迅全集》，第 5 卷，4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⑤ 老舍：《我的母亲》，见《老舍文集》，第 14 卷，249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⑥ 老舍：《谈幽默》，见《老舍文集》，第 15 卷，23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⑦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11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⑧ 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见《老舍研究资料》（上），294 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 ⑨ 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53 页。

一、“我真爱北平”

——老舍的北京情结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含愤舍命在北京。不过，在他的41年的创作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飘泊在北京之外。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都始终痴情不改地想北京，写北京。

诚如舒乙在《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中所指出的，“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在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背景的有150万字，占全部长篇小说的60%。他的中、短篇小说，受篇幅所限，对地理环境着笔不多，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其中不少篇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解放后创作的话剧，更几乎全是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月牙儿》、《我这一辈子》、《龙须沟》、《茶馆》全部是写北京的。“老舍写了一辈子北京”：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以写北京始，他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又以写北京终。因此可以说，老舍和北京是血肉相联，融为一体的。

老舍艺术世界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景观，源于他内心深处积淀的北京情结。他说：“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

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①北京是老舍的生命之根，思想之本，创作之源。可以说，北京造就了老舍。

(一)

北京是中国古帝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四、五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远祖“北京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早在3000多年前，在琉璃河一带就建立了城池。自西周初年，这里就成为燕国都城——蓟城所在地。秦统一中国后，它成为北方重镇，外足以控制北方，内可以屏藩中原。自辽、金以后，它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后元世祖忽必烈诏建大都新城，明成祖迁都北京，清王朝定鼎燕京，北京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在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封建大一统天下的政治、文化中心，真可谓中国历史的缩影。

北京又是中国战略要地，成为多民族融合的凝聚点。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游牧民族先后活动在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为扩充力量，不断南下骚扰。而在中原建立的汉族封建王朝，为巩固边防，也不断挥师北征。北京“右拥太行，左抱沧海，枕居庸，奠朔方”^②，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民族斗争的焦点。由于战乱、掠夺，及强迫移民，在这个地区各族人民流动迁徙频繁。加之，在北京先后建都的五个朝代中有四个（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北京自然又成为我国民族融合的聚集处。

由于以上特点，就使北京成为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地，处处显示出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

首先从建筑外观看，北京呈古帝都景观。它有着雄伟壮丽的皇家宫殿、城池、园林、坛庙及陵寝，显示出大一统的恢阔气势；有着方平正直的街巷，形成棋盘式的道路系统；有着设计谨严的四合院，体现出家庭本位的社会框架。城市下层（贫民、小贩、小手工业者、雇工等）多聚居大杂院里，彼此门户相望，可以互相走动。因此，北京的建筑格局，老舍赞之为“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都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些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③

其次从经济形态看，北京承袭着农业社会的特征，是个巨大的消费城市。由于这里是封建帝王盘据之地，地理环境又相对封闭，因此较少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直到30年代初，北京没有沿海城市上海、广州等地那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商业金融市场，它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经济形式。为了满足皇室和王公贵族的需要，生产工艺品和日常用品的手工作坊兴盛，菜蔬业和养花业发达，商行铺户和庙会集市繁荣。这样，北京的经济形态，较之现代工业文明，更接近于自然。恰如老舍所说的：“北平是个都市，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联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成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④

再次从文化形态看，北京具有浓厚的传统气息。作为封建帝都，它拥有众多文化机构，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设于此，科举

考试的会试和殿试，全国规模的采集图书，以及大的类书、丛书的编纂，亦在此举行。故四方学者文士云集北京，使北京成为文化繁盛之地。这里的书肆、书摊林立，书商多通晓版本善劣，以及国内藏书情况，他们经常奔走各地购书，为书籍的流通发挥巨大作用。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染下，北京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韵，恰如徐诤所言：“‘浪漫而自由’的衣着服饰，‘悠闲缓慢’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故作雅态’，‘喜好清谈’，‘长于幻想’，……构成所谓‘北平的风度’。”^⑤

另外从风俗习尚看，北京融汇了多民族的传统，节日礼仪颇丰富多彩。从正月初一，到腊月底，一年中间有几十个节日，其中有些节日和外地一致，如元旦，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小年，除夕等，有些节日为北京独有，如雍和宫打鬼，逛厂，燕九节，浴佛会，祭堂子等。由于近300年来，满族统治者聚居京城，又一直沿袭八旗制，“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⑥因而北京礼仪繁琐，讲究人情世故，除节日外，办三天，庆满月，作寿，以及婚丧大事等，都有严格的程序、排场。亲友的各种应酬，连笑声的高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这些事情是那么重要，以致一旦缺礼，便是丢了脸面，自绝于亲友。有这些五光十色的节日礼仪，点缀着北京的生活，就“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⑦

凡此种种，诸多因素，就造成北京独特的古老、散淡、凝固、滞重的社会文化风貌，它渗透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潜意识中，就形成了北京市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